



单身伊凡的城堡

[美] 加思·斯坦 著
李慧娟 译

*How Evan Broke His Head
and other Secrets*

南海出版公司

单身伊凡的城堡

〔美〕加思·斯坦 著
李慧娟 译

*How Evan Broke His Head
and other Secrets*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身伊凡的城堡/[美]斯坦著;李慧娟译.
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1.5

ISBN 978-7-5442-5128-0

I. ①单… II. ①斯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114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9-039

HOW EVAN BROKE HIS HEAD AND OTHER SECRETS © 2005 by Garth Stein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oho Press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单身伊凡的城堡

[美] 加思·斯坦 著

李慧娟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 刘灿灿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270千
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128-0
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对伊凡来说，在人生的这一阶段略作反省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在距西雅图五小时车程的瓦拉瓦拉市郊墓园里，送葬者正聚拢在一座小丘上哀悼亡灵。晴空耀眼，一个炎热的早晨。肥沃的土地中，墓穴早已挖好。悬在上方的灵柩里，躺着一个死去的女人。伊凡远远地看着，就像新近当上爸爸的人，透过医院育婴房的玻璃窗凝望刚出世的儿子——小家伙的哭闹声被屏蔽了，无人照管的他无助地挥动小手，踢腾双脚，张开小嘴发出无声的呐喊——这一切，伊凡那双未经消毒的手是无法碰触的。

他登上小丘，在那圈哀悼者中找了个位置。这些人活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：脸色暗淡，眼帘低垂，清一色的煞白面孔。参加葬礼的人比他预想的要少，最多不过二十人。他事先也收到通知，说这场葬礼不会特别隆重，仅限于死者的家人和密友参加。尽管如此，他仍希望自己能隐没在送葬者的行列里。毕竟，摩门教徒很抱团，他们喜欢结伴出行。

他不安地来回扭动身子。无处可藏。这些人都在看他。不是直勾勾地盯着瞧，而是躲在轻摇的纸扇后，用眼角余光偷偷瞄上几眼。他们不知道他是谁，可能也没兴趣知道。一个男人念了一小段悼文，寥寥数语随风飘散，飞过伊凡肩头，还没被旁人听见就淹没在一片静寂中。

伊凡在人群中认出了特蕾西的父母，还有她的哥哥布莱德——当年

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，虽不似朋友般亲密，但也算熟络。旁边是特蕾西的其他几位兄姐。他不认识他们，要是被问及这几个人的名字，肯定答不上来。特蕾西还是妙龄少女时，这三个、四个或者五个哥哥姐姐就已长大成人，从不曾陪伴在她身边——家庭裂变后分离的碎片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，特蕾西的儿子。

伊凡不认识迪恩，但十分清楚他是谁。这个十四岁的少年，留着一头短而齐的黑发，面带警惕和防备。同伊凡一样，在人群中很显眼。

迪恩抬起头，撞上伊凡的目光。他坦然地望着伊凡，丝毫没有起疑。为什么要起疑呢？这个在特蕾西·史密斯葬礼上姗姗来迟的男人，不过是外公所在教会里的另一位教友罢了。除此以外，他还能怎么想？不过，他一定有些好奇，因为他并没有把目光从伊凡身上移开。

特蕾西的父亲搂了搂迪恩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迪恩则轻扭了几下身子，略显僵硬。动作虽然并不明显，但足以表明他并不欢迎这种安慰，也足以让特蕾西的父亲知趣地抽开手臂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伊凡看懂了迪恩，明白了他的心思。对迪恩来说，眼睁睁看着母亲下葬就够难受的了，而前来吊唁的人又让他局促不安，无法痛痛快快伤心一场，真是一种折磨。伊凡想起祖父的葬礼。当时的他看着别人痛哭流涕，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当然，那些人也许是与祖父结识多年的朋友，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他，至少不如伊凡了解。所以他没法加入其中，只能硬挺过去，等到一个人时痛痛快快地悲伤一回。他明白，迪恩也会忍到晚些时候再哀悼母亲。在那一刻到来之前，他会顽强地屹立着，竖起防御，不去安慰别人，也不接受别人的安慰。

伊凡的思绪从眼前的场景飘离，感觉的触角乘着微风，轻轻滑向周围的土地。他听到联合收割机轧过远处的农田，锋利如刀的桨叶飞速旋转着朝冬小麦的秸秆挥去。正是七月中旬，瓦拉瓦拉的秋收时节。他能感觉到一辆辆满载的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重重碾过，他能想象出小城里人

们步履轻盈的快活模样。他知道，这是人们企盼了一年的时刻：采撷大地的果实，尽享丰收的喜悦。我们生当丰腴的年华。果蔬和谷物普惠我们成长，健硕。众生共享丰饶，唯独特蕾西·史密斯除外。她的躯体已从俗世中解脱，即将归于滋养她的大地。

伊凡收回思绪，重新关注起眼前，他前女友的葬礼。他用上齿刮了刮下唇，像是在抓痒，但是痒处不在那里，而在他脑中。难不成又要发病了？不，不会的。一定是天气太热，再加上舟车劳顿。只是疲劳，不是发病前兆。千万别发病。别在这里。在特蕾西的葬礼上，在这个他正竭力避免被人关注的场合，要是真发了病，对他来说可是莫大的讽刺。那场面甚至会有些滑稽，他躺倒在地，四肢抽搐，二十来个摩门教徒围着他，一声紧似一声地发问：这人是谁？他这是怎么了？他来这儿干吗？

葬礼结束。摩门教徒缓步朝各自的汽车走去。伊凡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。他已经确认特蕾西的遗体被妥善安置，也见到了迪恩，他的孩子，他如今成了一个大小伙子。接下来他能做的，也许就是回到车里，再花五个小时开回西雅图，重返自己的生活轨道，继续猜想迪恩将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而他还从未与这个神奇男孩正式谋面。

“你来了。我很吃惊。”

伊凡转身。是特蕾西的哥哥，布莱德，就站在他正对面，相距不到两英尺。“哦，你就是那个——”伊凡开口道。

“给你打电话的人。”布莱德接过他的话，“是我打的。我父亲要是知道了，准会宰了我。别跟他说。”

“我不会说的。”

“你一定内疚得要命吧。”布莱德说着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去戳伊凡的胸口。动作敏捷可是伊凡的一大优点，他迅速朝后退了一小步，躲开了。

“迪恩的爸爸呢？”

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傻瓜。”布莱德答道。

“我是说，他的继父。”伊凡澄清道。

布莱德扑哧一笑。“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，伊凡？”

伊凡耸了耸肩，他原本还指望着能听到一个正式答复。

“我从收音机里听过你那首歌，”布莱德继续说，“大约十年前吧。”

“十一年前。”

“可是我从没见过那张专辑。一定卖得不太好。”

“卖得够好了。”伊凡的声音里渐渐有了一丝抵触。

“真的？就没有想过把赚来的钱同特蕾西和迪恩分一点儿？”

但是别忘了，当初可是特蕾西甩了他啊。他本想留下那孩子。是她离开了西雅图，是她在午夜悄无声息地不辞而别。

“我得走了，老兄，”布莱德说，“我的外交豁免权快要过期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什么意思。老兄，回头见吧。祝你好运。”

布莱德抬脚要走。

“留个电话号码吧，”伊凡急忙说，“我会打电话给你。我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。”

“用不着吧，伊凡，”布莱德咧嘴一笑，“关于我，你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。我跟你的境况差不多，也还在奋力打拼呢。明白？”

他走了。周围，身穿黑色丧服的人也纷纷下了小丘，朝各自的车走去。

伊凡偷眼瞥了瞥特蕾西的母亲埃伦，一个女人正在安慰她。他的第一感觉是，埃伦苍老了许多。当年和她初次见面时，伊凡十四岁，而生特蕾西时仍是个孩子的她那年不过三十六岁。如今，伊凡三十一，埃伦五十三。十七年的光阴，几乎没有改变伊凡，他仍是脸上没什么胡茬、稚气未脱的大男孩，可时间却在埃伦·史密斯身上留下了烙印。她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染上了几缕灰白的棕色头发毫无光泽，往昔湛蓝的眼眸也褪了颜色。

“你好，史密斯太太，”伊凡打着招呼朝她走去。埃伦的朋友知趣地走开了，她则一脸茫然地看着伊凡。“我是伊凡。”他说，“伊凡·华莱士。”

她没吭声。为什么一定要搭理他呢？他跟特蕾西在高中热恋时，埃伦是多么讨厌他啊。她和她肌肉发达的丈夫弗兰克，他们夫妻俩都不喜欢他。现在他又能对埃伦说什么呢？难道要埋怨她一通，让大家都知道当初她做的那些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？

“伊凡？”她问道，眼前的迷雾正在消散。

“特蕾西的事，我很难过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迪恩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噢！迪恩很好。”

伊凡点点头。“他看上去不错。很健康。”

“的确，”埃伦苦笑着，“你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伊凡将重心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。“我想见见他。”他说。

埃伦迅速扭头，朝小丘下望去。人们钻进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车子，陆陆续续地离开了。还有一小群人在两辆黑色轿车旁徘徊，弗兰克就在其中。“我不认为这对他有什么好处。至少现在不行。”

伊凡歪着脑袋，不知该怎么理解埃伦的回答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还没等他揣摩多久，这个请求就被满足了。像是伊凡向上天许了个愿，迪恩冷不丁出现在埃伦身旁。

迪恩。那个神奇男孩，此刻近在咫尺。伊凡觉得心跳加速。迪恩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他四肢瘦长，罩在宽松的黑色套装里。细弱的脖子衬得衣领格外宽大。深蓝色领结的旧式扎法更是超出了伊凡对衣着打扮的了解。他就这么随意地用胳膊挎着埃伦的脖子，把头靠在她肩上，朝伊凡微微侧着脑袋，一双绿色的眼睛像是要瞪出眼眶，仿佛在冲伊凡大叫：我是你的孩子，是的，是你的。

“我好热，外婆。”小伙子抱怨道。

“这是你母亲的一位老朋友，”埃伦勉强将自己的重重顾虑放在一边，几乎是以审慎的口吻硬逼着自己说，“专程从西雅图过来悼念。”

迪恩松开搂住外婆的那只手，伸向伊凡。伊凡握住了。身负丧母之痛，居然还有如此的自制力，举手投足还能如此得体，伊凡不禁对眼前的少年心生敬畏。

“你母亲的事，我很难过。”伊凡吞吞吐吐地说道。他有些措手不及。顺着迪恩的手，一股新鲜的刺激感传遍他的全身，各条神经将纷乱的信号传至大脑：他握着的不是一只普通的手，是他亲生骨肉的手，他儿子的手。

“谢谢。”迪恩语气平和。

伊凡的手并未松开，一直握着。两人就这么手握手，一动不动，待了好大一会儿。

“我们得走了，伊凡，”埃伦插话进来，“要去招待客人了。”

她又朝下面望了望。弗兰克站在小丘下方的停车场里，正用犀利的目光盯着他们仨。伊凡一直很怕弗兰克·史密斯：他身形矮壮，灰白色的头发剪得又短又齐，脖颈上一道道结实的肌肉直伸进衬衣领口，鼻梁很塌。特蕾西曾跟伊凡提过，那是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时，常年练习拳击的结果。短粗的手上满是硬茧和伤疤，握起拳头时简直就是两只铁锤。他的言谈也异于常人，仿佛摩西在世，人中之王，只要两手一抖，就会砸来霹雳闪电，鼻子一哼，就能喷出正义之火。总之是个谁也不敢造次的威猛人物。

伊凡松开了迪恩的手；埃伦用胳膊肘轻推迪恩示意他往坡下走，迪恩顺从了。然而埃伦没有立即跟了去。

“都过去这么久了，”她低声对伊凡说，“请别再来打搅我们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求你了，伊凡。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到这儿来。请你不要再来了，事

情都过去这么久了。”

她转回身匆匆追上迪恩，挽着他的手领他到了山脚下。弗兰克示意他们上了其中一辆轿车，然后朝仍站在周围的人挥了挥手。这些人非常听话地爬进各自的车里，离开。只剩下伊凡一个人守着特蕾西的墓。

伊凡动弹不得。最后一辆黑色轿车也开走了，他仍默默地站着，足有好几分钟。当年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他还那么年轻，一切就发生了。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相遇，细胞不断地增殖、分裂，一个婴儿诞生了。然后呢？伊凡怎么样了？他儿子又怎么样了？他的记忆太模糊了，具体情节早已淡化，他甚至想不起后来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该相信谁的说法。真相只属于讲述它的人，再去深究又有何益？

他朝自己停在山脚的车走去。坚实的小土路上，步履沉重的他抬眼望了望周围的土地；收割机还在琥珀色的丘陵间摔打长了整整一春的小麦。无边的金色大地上，一道棕色沟壑愈来愈宽，愈来愈远。

伊凡开着车，缓缓驶过弗兰克·史密斯家的房子。这个街区距瓦拉瓦拉市的主干道大约半英里，周围全是素雅的独幢房屋。各家门前的草地修剪整齐，绿树成荫，景色宜人。史密斯家的房子平淡无奇，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牧场式风格，里面的家居摆设应该也同美国中部的普通家庭无异：有线电视、洗碗机、微波炉，地下室里存放着各种罐装食品——要是文明世界一朝被毁，他们要在那儿孤零零地挨上一年，才会等到上帝的救赎。

街道两旁停满了车。显然，葬礼后的招待会安排在史密斯家举行，而不是某个不对外公开的场馆。他驱车绕着房子转了一圈，再次驶过史密斯家的门口。他能看见屋里的人正站在窗口，喝着潘趣酒，端着盛满食物的盘子。猜得果然没错。现在他该做什么？贸然闯进去，做个不速之客？虽然来一块鸡蛋沙拉三明治和一瓶暖暖的毕雷矿泉水的确不错，但是擅闯丧宴这种有失分寸的事，伊凡是不会干的。

他放慢车速，在街角停了下来。他打算等到宴会结束，于是摇下车窗，希望能有一丝凉风吹来。接着，他往椅背上一靠，闭上了眼睛。他要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试一次。

那时候，他俩总会在晚上共度一段美妙时光。他更喜欢去她家。青春年少的他总以为，与其被父母发现，然后被愧疚感慢慢折磨死，还不如被她老爸逮到，一枪毙命来得爽快。他喜欢她家的另一个原因则是，他父母家一尘不染、了无生气，实在让人压抑，她家则全然不同，昏暗幽深，简直就像兔子窝。

等到天全黑了，他会偷偷溜出家门，沿着没有路灯的小路走十五分钟，来到她家。他会从窗子爬进去。接着两人便笨手笨脚地耳鬓厮磨起来，片刻的鱼水之欢总是在沉寂中度过，没有多少享受可言。为了做爱而做爱。他们做了，因为他们能做。因为能做，所以做了。做着玩儿而已，她曾这么对他说。因为好玩儿。

后来，特蕾西迷上了违禁品。也许是一品脱施格兰烈酒、几根万宝路香烟，或者一点儿大麻。伊凡从未加入。他知道失控是什么滋味儿，所以不想自找麻烦。多年以后，他才了解到大麻的效用，方觉得自己当年实在是错失良机。不过错失的良机多着呢，又何必在乎这一个？

她跟他聊过许多事。她谈过自己的生活理想。他知道，她的理想之家有一圈白栅栏，门前还要有一块绿茵茵的草坪。她的理想职业是当一名作家。她的理想家庭要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还有一只狗。她的理想丈夫是——

我那个来晚了。

那时候，她比他矮半头，有一头淡金色的长鬃发，又浓又密。有时候她会戏称自己是电视连续剧《亚当斯一家》里那个长发盖脸的矮个子表叔“伊特”。

晚了多久？

晚得足以说明问题。

她比他整整大一岁。她上高三，他则是高二。在他认识的人中，她是头脑最聪明的一个。她天资聪颖，而不像他爸爸或弟弟那样，因为读

书才见多识广。一次，他偶然听见一个老师夸她“很有天分”，这让他吃了一惊——不是因为她的有天分，而是因为她从未以此自夸过。

你确定？教生理课的希尔先生不是说，有些女孩太瘦——那些练体操的女孩——

我做了测试。

有一次，她对他说——她的理想丈夫身材高挑，总会把头发剪得又短又齐。黑色的头发，清爽干净。每天早晨，她都会看着他剃须，他的面庞线条柔和。他的呼吸闻上去像是秋日的落叶。他站姿非常挺拔，却又不显僵硬，他常穿深色西服套装。下班回家时，他会轻轻推开白色院门，缓缓走过通向门廊的石板小径。他会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，给狗喂食，开车，疏通下水槽，还会修剪草坪。伊凡觉得失望；她的梦中情人不是他。他纳闷她为什么要和他说这些，其实他心里清楚，这是为了让他也能坦诚相见，让他明白自己不过是特蕾西暂时停靠的一个港湾。

我怀孕了。

他刚上高一，两人就开始约会了，所以到十七岁时，可算是一对老情侣了。他深爱特蕾西，但又明知，他爱特蕾西多过特蕾西爱他。

嫁给我吧。

这很好笑，伊凡。

嫁给我吧。

伊凡，说真的——

是的，说真的。现在关系到一个孩子的未来。他们可以一起把孩子抚养大。那孩子一定很棒。他们将组建一个家庭，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有伊凡的音乐，特蕾西的天赋，还有一个小宝宝。那孩子一定很聪明，见什么问什么，他会玩球，读书识字，学爬树。想着这样的未来，伊凡突然觉得很幸福。他们会住在一幢小房子里，生儿育女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会开心地生活在一起。他们会非常幸福。

伊凡，特蕾西郑重地说，我被里德大学录取了。

里德大学。有才华的人去的地方。

我被录取了。

当然。像她这么优秀的学生都不录取，那他们准是脑子出了毛病。

不错啊。

一段长长的沉默。

我不能怀着孩子去上大学。

他端详着她的脸，明白这话的确有道理。她不能怀着孩子去上大学。当然行不通。那还有什么行得通呢？要怎么做，才能达到伊凡想要的结果？他可以到父母那儿去，跪倒在他们脚下，诚心实意地忏悔一番，他的罪行之多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。可他们会伤心失望。他们会觉得伊凡又一次辜负了期望。父亲会指责他是故意的，然后甩出类似这样的话：你就是要活活气死我们啊，伊凡？或者，父亲会浓眉紧锁，瞪着他说道：捅多大的篓子你根本不在乎，只要不让你去收拾残局就行，是不是，伊凡？

让父母再度失望，这种事伊凡又怎能做得出来？那场意外，已经令整个家庭疲惫不堪。现在又出了这事。十七岁就生出个孩子来？他又怎能再次拖父母下水？

我有钱，他说，可以给你。

她没回答。

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对吧？

她还是没回答。

最好的解决办法。他又说了一遍，努力说服自己。

你真想这样？她问。

他不想这样。不。根本不想。

是的。

你确定？

是的，他说，钱我来出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

一道强光刺痛了他的眼。他将手挡在脸前，眯起眼从指缝中看去。午后的阳光从一面倒车镜里反射过来。一辆酒红色小厢式旅行车从史密斯家门前的车道上开了出来。几点了？他的手表显示五点。这一觉睡得可真不短。虽然肚子饿极了，不过感觉还好，神清气爽。

他把车开过拐角，发现街上已是空荡荡的。不错，说明聚会结束了。他将车停在街对面，向那幢房子观望了几分钟。很安静。

他觉得自己已经等得够久，是时候行动了。于是推开车门，瓦拉瓦拉市既清新又刺激的空气迎面扑来。

是的，没错，眼下这场景，这气氛有点儿刺激。像是遭到电离反应，有些刺痛。伊凡刚一下车，史密斯家的前门就开了，迪恩从里面走出来。那身黑色西服已被换成稍显随意的便装。他手拿一把扫帚，开始打扫门廊。即使在母亲葬礼当天，也要做家务。请让孩子喘口气吧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对伊凡来说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

他想也没想，快步穿过街道和门前小径，跳上两级台阶，走进门廊。他不愿考虑太多，也不想斟酌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，只想行动起来。他觉得可以信赖自己的感觉。周身涌动的兴奋与微微的刺痛，似乎预示着某种好事将要发生。感觉突破了本能的抑制，让他跃入一个陌生人的生活里。跳进去，将它彻底改变。

“迪恩。”伊凡走上前，和瘦弱的男孩打招呼。虽然已经十四岁了，但是短而齐的发型和脸上的粉刺却让他显得稚气未脱。如绿宝石般明亮的双眼，朝伊凡这边看了过来，在门廊里炯炯放光。粉红的指尖、啃过的指甲——那双小手仍紧握着扫帚。似乎旧衣服才让他感觉舒适；及膝的破牛仔裤，印有重金属摇滚乐队“九寸钉”标志的洗褪色的黑色T恤，

套在光脚上的滑板运动鞋，细弱的小腿，嶙峋的膝盖——与他的整个身体有些不协调。伊凡突然想到，在像迪恩这么大时，他已偷尝过禁果了。他会把勃起的阳具伸进女孩的身体。哦，可是现在，要是真能对这男孩尽做父亲的职责，他定会竭力阻止儿子重蹈覆辙。照我现在说的做，不要学我当年的模样。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，而不要变成现在的我。

迪恩抬头望着伊凡，等他做自我介绍，无论什么样的。伊凡想要张口，却说不出话来。该死，这不是怯场紧张，也不是太过激动。他的癫痫发作了。

的确，这种感觉愈来愈清晰。一次小发作，所谓的“单纯局部性发作”，正在伊凡如铁轨般缜密的神经网络中肆虐，搭错神经元开关，打乱突触连接，总之，纷乱如麻的电脉冲当即让伊凡身体僵直，舌尖紧顶上牙膛，对着儿子说不出半个字来。他的亲生儿子，此刻就站在不到十英尺远的地方。

“你是我妈妈的朋友。”见伊凡没介绍自己，迪恩有些不解。

伊凡站在迪恩面前，晃着脑袋。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。他摇着头，心情沮丧，恨这次可恶的发作让自己成了哑巴。

“我在妈妈的葬礼上见过你。”

到了想去的地方，却做不了想做的事，这才是奇耻大辱。伊凡把手指凑到唇边。嘘。他做了个噤声的示意动作。嘘。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他竖着手指紧贴双唇，希望迪恩能明白。不要发问。不要讲话。它会过去的。这只是一场小发作，一次单纯局部性发作。只要明白它的病理，你就会知道，这种发作只是小儿科，由一个小失误造成的。

“你来这儿做什么？”迪恩问。伊凡依旧晃着头。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嘘。“你是谁？”别再问了。“外婆。”

别，别叫你外婆。别这样，马上就没事了。电脉冲的风暴就要结束了。早前的晕眩，伊凡以为是因父子相见而太过激动，可其实是发病的前兆。

他本该料到，本应有所觉察。这太容易了。连实验室里的小白鼠都知道，根本没有什么奶酪！

“外婆！”

埃伦出现了，发作也差不多过去。来得真不是时候。

“进屋里去，迪恩。”埃伦语气严厉。她朝伊凡走来，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手指贴在唇上。嘘。好了，真的过去了。不会传染，这病叫癫痫。

“弗兰克在睡觉，”埃伦说道，“不用担心，他吃了一片安眠药，不会被吵醒。”

问题不是这个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她责问道，“是布莱德告诉你的？”

伊凡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没错，是布莱德。布莱德把一切都告诉他了。

她发出一阵苦笑，郁积于胸的愤怒多少释放了一些，态度也渐趋缓和。她将手抬上额头，捋了捋粗硬的头发。精心设计的发型。与她年轻时，也就是伊凡上高中那会儿，在特蕾西家附近看到的埃伦，完全不一样了。那时候她既抽烟又喝酒，是信摩门教的穷白人，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。

“他长得很像你。”她惨然说道。

伊凡似乎又能自由支配语言了，大脑就快放松下来。他费力地张口想说话，却只发出一声“哦——”。

埃伦满腹疑惑地望着伊凡，却没注意到他发出的声音。显然，她正忙着与自己的心魔搏斗。忽然，她将目光从伊凡身上转向门口，又移了回来。

“我想，你……”她顿了顿，眯起眼睛，让自己镇静下来，“你来这儿是想把他带走？”

他摇摇头。不，不，不是那样。“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要是……我不能再次失去他了。”